正粹錄

啻

正粹錄卷之一

序

天地剛正純粹之道流以爲氣鍾於人而大人者出發乎文而爲千百世不朽之迹也是人與文也配道與氣故苟非其人雖有是文而不能行於天下後世矣時有大人者生乎其間則必立經振紀傳諸無窮盈天地之間者莫非是道與氣也而有其人而得其文者盖鮮矣渭叟承君命周甫逞在赤虎西戎之猖獗也導率其宗黨奮忠者三十人赴義且以衛道之策立言于首善之地未幾而賊平遂退而摭述石

坡大爺斥邪實事未成一部附之以自家著述及擬人文字盡爲　國倡義之事也合爲一統有自敍睟日等詩士君子和之者總若干什亦幷編而藏諸巾衍是歲之冬將繡之梓而壽于世也屬不佞爲弁卷之文噫當洋醜之犯境也其學邪者方熾非　石坡大爺之剛正而純粹其孰能斥之以片言使拔其本而塞其源如孟夫子辨異端辟邪說係　宗社於萬世伸大義於八極者哉于時朝野莫不聞知而獨渭叟所以識其顚末詔諸來世者非慮乎國史野乘之未盡載也其必使　石坡大爺斥邪之道非特行于

左海一域而已也欲喚醒於天下而衞正道於昏衢使斯文復闡於世此盖由於天性忠孝上流出來者也苟非以孝子慈孫尊慕其父與祖之誠心移於忠而善推之欲光前烈而趾前美者則何以致此哉若不眞有是忠與孝於其身則豈可得以忠孝二字贊美者乃有如是之多乎以　石坡大爺純正之道得渭叟之文而益光明於天下後世斯可謂剛正純粹之道與氣鍾於人而發乎文者也歟是實爲吾道之一治也故記其實而序其事命其書曰正粹錄

崇禎紀元後五甲戌南至月上澣完山李秀鳳序

正粹錄卷之一

序

人於世間有不朽者存聖賢君子之道德孝子忠臣之節行騷人墨客之文章是也或因其人而得與之不朽於世者有之矣逮在丙辛之間洋夷數侵邪學方熾於是　大院位以純剛至正之氣輔導我聖上聰明神武之德不動聲色而殄滅之攘斥之措國勢於磐泰之安崇正學於天日之高垂竹帛勒金石斯可以不朽於萬億年無疆者也余得聞當時一言一事則輒述以文及自己所著文字亦取錄而有

同志義者求我以文則施之而畱其草有詩律而人或爲之和贈者並收而置之几案爲私藁有一友生來訪見其藁曰渭叟平生甚事有可傳諸後者歟余觀是藁備有道德也節行也文章也眞可以不朽之者何不鋟諸梓而傳無窮也余笑曰如我衰老懶散之人安敢當不朽之爲哉特此中載在之蹟俱可爲千百世不朽者也余之因是而有此藁得傳諸後則庶可爲附驥之蠅乎哉遂因其舊編而印之以俟夫厚德君子之斤敎云爾

上之十一年甲戌十月之望延日承命周序

正粹錄卷之一目錄

池斯文 啓源 呈松營文狀 代撰

李斯文 容默 揭蘇華館文 代撰

赴役日記

寄生梧桐記

移輀室記

萬里峴記

正粹錄卷之二目錄

重陽詩序

重陽日自敘 七律

附 次韻 并詩序

六十一歲晬日 戊辰正月十七日 述懷 七律

附次韻 并詩序

正粹錄卷之一

斥邪書 原文

伏承

聖敎若曰狎醜雖爲猖狂以義斥之以兵攻之外更無他道 予則曰國無不亾之國五字也臣情則人無不死之人五字家諭而戶說先自揆地以及閭巷必傳 予意大哉 王言彼若聞之必膽落沮喪矣此紙俯覽後次次謄書傳之

斥邪書贊 并小序

余於辛未四月望間造汾溪洪相公門得見

石坡 興宣大院君 閤下書有 聖敎辭意嚴截懇惻拜稽盥漱而讀因製贊以示不敢忘

天或失度伏陰衍陽化生邪氣潛聚遐荒噫彼洋醜乃敢猖狂船入畿匯以示其强上帝降監自我

聖王威可以服武維不揚十字之 戒丹綸煌煌速於置郵宣之四方摧如雷霆肅如秋霜賊酋聞之膽落沮喪孱首退歸何其遑遑遂殲巨魁天下仰望皇

天眷佑於休無疆

衛正斥邪碑 原本

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

戒我萬年子孫

丙寅作辛未立

衞正斥邪碑頌 并序

國都市十字街鍾閣之前有一片石行路之人指以爲衞正斥邪之碑皆持敬而過其前余拭昏而諳敬讀之其刻曰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其旁又曰戒我萬年子孫是丙寅之刻而辛未之立者也以千乘之國惜民力於土木之役而未遑者有如是夫我字是當今　聖世之謂也萬年子孫是

聖上孫子本支百世之謂也豈不重且大歟而
猶且露立壓衝受日月之照曝經風雨之磨洗
以下民之道言之則有所欠於敬對尊嚴之地
而在於此碑則無傷也碑之爲德與天地合其
大日月照曝而潤其色風雨磨洗而瑩其光愈
久而愈爲德於天下矣何用乎架屋之爲也哉

遂爲之頌而銘其德

肇有三才曰惟是人時或異類不軌不遵如彼洋酋
莫禦如馴侵我疆土畿甸之垠多算猶慮不笑不嚬
宣 上威德周召臣鄰一言成碑示我萬民其文簡

博其義剛純四方拱之居若北辰戒反苗裔於千萬
春載以天地護以鬼神孰敢不從化行率濱彼如有
知孱息沉淪從今天下大義愈伸吾道益明文質是
斌此石海左永世是珍

斥邪聯句 并小序

石坡閤下正堂之楹刻詩于板而揭之詩云西
舶烟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遂繼之以聯
敍斥邪之大義是傚

正廟朝赴燕正使過箕城登練光亭繼金壯元
長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頭點點山之句爲律

詩之義也

西舶烟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 原聯 廟堂籌策
紆開濟閭巷謌謠樂太平千古舊莪周養士三春細
柳漢行營攘尊欲贊中興業願得長纓愧老生

倡義文

歲在丙寅之重陽前五日會宗族于廳事異居同爨
幷三十家百餘人坐定爲文而告之曰聽聽聽我承
氏自中原而遷于東國世籍迎日縣又遷于此於我
己八世矣溯其源而別其派盡緦功之親也自吾
祖宗而下生長老死是誰之地歟作息耕鑿是誰之

力歟大哉至哉莫非我　天地父母之德也其視
君父國之安危有切於自家之興替然後可免爲禽
獸之道也見今洋醜流毒熾邪遂闖江海而窺沁都
危在朝夕惟今日之爲臣子者豈可安其食息不能
效力於部伍之間哉自吾　祖宗家閥況微未嘗仕
於朝而盡其忠則常飲恨於冥冥者也今日即我輩
事　國事之秋也凡吾宗族各於其家父歸養兄歸
侍使子弟之一人赴倡義之場戮力從義士後以灑
腥塵靜氛祲爲己任則非但爲臣子之道固所當然
抑亦庶有報於　祖宗之靈矣且兵法曰陷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危地而後存當今之時以奔避亾匿爲計策則　祖宗怒之神鬼惡之必受誅殃是求生之中反有所死者也憤義而不顧身赴湯火蹈白刃如樂地之宜歸則　祖宗喜之神鬼福之得全歸而獻捷是入危之地必有所安者也借使一去而不復還身喪而名存矣與其苟活性命鳥獸同歸草木同腐也曷若赴義得死遺芳名於百世立高節於千秋哉今日之行即生而存之路也非死而危之地也惟願吾宗族決意從事上而爲　國敵愾下而爲民除殘之地何如也哉僉曰諾於是招募願從者乃選年壯

子來之役者三十人遂裹糗糧於囊槖鑄鋤鎌爲戈矛其翌日乃行

行中嚴條約

一毋戀其妻子而難於別離飲泣莫能進者

一毋自稱歸死之人悖亂失度或沉醉而無歸者

一毋違少長之序互相分力不得侮少凌長者

一毋拾取貨財攘奪食餉以致失德者

一毋淫人妻女鬪鬨行旅以致悖惡者

一毋見敵怱懦不能勇銳進接致有奔潰散亂者

一毋角勝私智輕恃膂力坐作進退一從指麾者

凡此數條自非平日之所可勸勉於吾宗族者而當今之時易致犯科如或有犯之者非徒貽辜抵法亦足以殞身滅性者故書此以相戒

呈本縣文狀

伏以日前搜聞　京報則何來幺麼海浪賊不知天命敢犯畿甸入寇沁都一島鼎沸八域扇動云故招募同居宗族三十人鑄農器作兵戈杖義而西欲戮力而防守一隅之地白衣人往來於　王師之前必有拘礙之端故將以蒙題音憑爲公牒討科敢此仰達特爲監念之地千萬伏祝

丙寅九月　日　承命周

命舜

命文

命希

命規

命洽

命淳

命祿

命祚

命祜

璣

璜

璹

璞

瑾

瑜

瑛

珪

珏

必桼

必升

必謙

必咸

必晉

必漸

必益

必豐

一英

九英

兆英等

附 題辭

都是爲　國竭忠之事自量爲之無事往還云云

臨行口號示諸族 七絶

相傳十世守成村白首男兒始出門若使我身符我夢奮飛海上掃塵昏

斥邪論

使族人登　國都之右麓萬里峴或觀望或報埃以察賊醜之動靜虛實仍入太學揖諸生而告之曰惟我國冠儒冠服儒服者皆誦法孔子而其在首善之地必有甚焉者矣何不日讀聖賢書俾閭巷士君子

相傳習而賛不撤之爲哉夫如是則彼洋醜雖悍其如我國何哉當不血刃而將來降矣此實颿生之若觀火也夫吾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必助之以行天討殄滅邪類而後乃已也彼洋醜是一邪氣所鍾孽芽於天地之間如卵育之而莫禦育至於此極天必厭之矣以天助之力討天厭之穢也何有哉且以大禹之聖舞干而使格苗孔明之智彈琴而致却敵今吾輩滅洋醜斥邪學之策莫如讀書諸君子以爲如何僉曰唯唯或有目笑以迂濶者不復辨明遂揖而退識其答問

宗族三十人同心赴義余以衰老從其後於其聞捷而歸也相與慶忭口號以贈之 七律

老來強力便雄豪白首放歌遠響高爲 國家中心不二同人天下姓何孤六旬剩得餘生事八域同歡聖世遭瞻望南山無限壽願爲圖繪補龍袍

激義回諭文

伏以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陰升陽降善惡分矣何者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以天理觀之則俱是一體而貴賤之所以位也有吾道而後有異端以正理言之則謬爲千里而善惡之所以分也見今洋夷逆在丙寅

幸逢我
聖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得保首領而返國包藏凶
獰之心浮沉海浪敢肆莫大之變德山墓所作變也竄伏於
島嶼之間致書防禦之鎮永宗以嚇我國幸惟我 大
院位以攘夷狄辟邪說自任天下之重者久矣而又
遭此不忍言之變益發憤振勵圖所以勦滅無遺類
此不徒爲 宗社爲 父母復讎而已也將爲天下
除殘賊爲往聖衛正學爲萬世開太平也爲 宗社
忠也爲 父母孝也爲天下信也爲往聖義也爲萬
世仁也如我畎畝之賤亦在忠孝信義仁風化之中

而生也則烏可避赴湯蹈刃之難與彼洋醜共戴一天不能效萬一哉凡我好義君子必以 大院位之心爲心以討滅洋醜爲己任則是善能於貴賤之爲其位也善惡之有其分也命周雖衰老願從僉君子之後矣以一死其各勉勵振刷以待聲罪行討焉

附 洋船來書

煩帶至

朝鮮國

大院君座下

謹言

掘人之葬近乎非禮勝於干戈陷民塗炭之中故
不得己行之本欲奉柩於此而想必過度故停止
耳此豈非敬禮的道乎若勿遠人之力不及於疑
訝焉此軍中豈無破石灰之器械也然且
貴國之安危尚在
尊駕之處斷若有爲國家之心差送一員大官以
圖良策如何若執迷不決而過四天遠人回棹矣
勿爲遲滯不幾月必値危國之患矣當此時以免
後悔之地千萬幸甚
戊辰四月二十一日

亞里莽

亞里莽 水軍都督吳拜

水軍督

附 永宗僉使答書

大院位閤下即至嚴至敬之地此等書何可轉達乎
玆以還送而貴國之於我邦初無聲氣之相及又無
恩怨之相干而今番德山 墓所之作變此豈人理
之所可忍者乎又從以瞰不備潛入惹鬧掠取軍器
刼奪民財亦豈事理之所可行者乎到此地頭爲我
國臣民者只當戮力同心誓不與貴國共戴一天而

己矣來書中以圖良策云者無乃爲邪類緩頰而然耶我國卽檀箕幾千年禮義之邦烏可以況或異端不之殪殄乎此所以衞正斥邪有不得不然者也由是觀之則此專由於我國匪類漏網者逃在貴船有慫恿而然爲人慫恿無端惹鬧甚爲貴國不取也幾個月後設有兵船之出來我國亦當有備禦之道大院君閤下秉執之嚴確僕已詳知之從今以往凡於西洋各國漂到之船不當待之以柔遠之誼無庸他說以此諒之

戊辰四月 日

上太學書

崇禎紀元後五壬申六月丙辰朏越四日庚申幼學

承命周謹齋沐上書于太學僉君子伏以惟我東土

風俗之美自古聞於天下夫子有欲居之訓漢儒稱

道義之風唐書美君子之國宋史著禮義之邦此曷

故焉

列聖相承闡明斯道化行俗美而至於尊攘之義永

有辭於天下萬世逮我

聖上誕承祖宗之丕基講明聖賢之正學又有我

大院位以恢弘大度聰明至德保翼治道崇奬儒術

莫不被其澤而過其化眞可謂德配周召道宗孔孟者矣噫彼洋夷敢有侵犯乃奉天討而揚武立人極而崇文作衞正斥邪之碑竪于鍾街雖閭巷愚夫愚婦莫不敬仰而如鰥生者亦秉彝欽頌玆敢仰告幸望僉君子勿以蒭蕘而却之俯察曝芹而擇焉上以頌 大院位尊攘之德下以副一國人敬仰之義鳩財輸材得庇華屋則非徒耀 神武誇 聖文而已也可使天下咸服引領而望之先自首善之地立正大之論於四方多士期於竟成之地若何伏惟鑑諒

璿派入宗會文 有人欲宗會而要我搆文果未行云故不書名字以別之

伏以我東自古稱禮義之俗有仁賢之化樂堯舜之
道學孔孟之敎者惟我　朝鮮尤有甚焉者矣夫何
吾道之少衰氣數之暫否而西來邪學始通中國染
及東土滅人性於禽獸之風遭兕變於牛羊之力其
憂患殆有甚於異端之入人也惟我　玉泒則特立
高節獨全淸風永有辭乎天下後世也逮在丙辛之
年比有洋夷之變以
聖上聰明神武有　大院位贊治之功拯濟斯民遂
滌腥塵於八域樹風化於四海至如辨辟之道尊攘
之義孰有大於此者乎環東土數千里含齒戴髮者

莫不歡忭而贊頌之其爲　璿派之人尤不可無慶
賀之擧故玆以傳次通告以來四月卒於　京師爲
春酒稱兕觥觴于　慶武臺拜獻南山之壽少伸
北辰之拱次進雲峴　宮仍設花樹之宴以敘百世
一室之誼千萬幸甚

吳斯文 致相 里中通文 代撰

右云云我國在東海之隅鄉在西湖之上名其村曰
孔德湖海連控之地京城近逼之界也居於是土者
被　王化寔其先之也自我
聖上臨御以來詞臣摛河淸之頌隱士無芝秀之歌

猗歟盛哉亦惟我 大院位以伊周之德致堯舜之
治暇之以仁山智水之樂大開壽域乃作 我笑堂
於是村之東岡其化澤浹洽尤有近之也不幸在丙
寅之秋洋夷之風波泛濫江都人民遑遑幾乎昏墊
幸賴以兵攻之以義斥之之化各安其堵又於辛未
夏其餘毒肆於草芝之間旋卽討平秉主和賣國四
字之義勒于石而立于街耀 神武於天下滌腥塵
於海外其在都下近邇之地宜有先頌之義故茲以
發通凡我同里同井之僉君子立議運石表大義著
豐功于 我笑堂前以爲億萬年壽其傳之地千萬

幸甚

尹進士有榮呈沁營文狀代撰

伏以惟我沁都漢陽之吭也南道之肩也平挹大海迥通中華偏受兵燹之害在昔龍蛇之變羯胡之亂無不被其禍當時忠臣烈婦之立節寂其多者也至於丙寅洋賊之入寇賴有我　大院位乃卽勦滅增置防守攻戰之備又於辛未夏洋賊闖窺草廣之間至有魚忠莊公在淵兄弟倂命之境而旋卽討平使不敢近者實由碑面主和賣國四個字而彼賊膽落沮喪致有遁逃也今瘡痍者起流亾者還政通人和

百廢俱興伏願磨海上之石而著刻之于以頌
聖上堯舜之德湯武之勇于以述　大院位衞正斥
邪之豊功盛烈則馬援之銅柱有所讓其功杜預之
沉碑不敢爭其久四海之內則將引領而望之矣至
如幺麽洋賊殄滅之方何有哉此實無敵於天下之
妙詮也故敢述仰達察納千慮有得之策以成百世
不朽之迹千萬伏祝

池斯文 啓源 呈松營文狀 代撰

伏以竊有秉彝極天之誠三薰三沐謹百拜上書于
留相閤下細垂察納焉粤以檀箕遺敎圃牧傳學伊

來千百載無一民不被堯舜之澤無一士不學孔孟
之道自天命之有歸　聖神繼承式至于
聖上德合天地澤均雨露八域之民熙熙也皥皥也
不意在丙秋辛夏連遭洋夷之變幸賴我　大院位
恢廓大度剛正至德洗滌腥塵開導昏衢使斯民不
至昏墊爲禽獸之域矣銘之鼎彝不足以盡其功勒
之金石不能以頌其德使萬口成碑千家像佛而後
已也在故都之民均是化育之氓也不可無贊頌之
義故將以立碑於通衢前則倣　京城之製書主和
賣國四字後則銘大功德立大義理以爲萬萬歲不

朽之迹則不啻生色於故都松岳之山含其輝竹橋之水鳴其聲而已也將光于四海使天下之人知善變而歸正道矣不亦盛且大歟今當 聖朝開國回甲宜有盛舉伏願特垂鑑念善寫指敎俾遂一城咸戴之誠以爲永世不忘之地千萬伏祝

李斯文 容默 揭慕華館文 代撰

挽近以來洋醜之流毒遍熾剝國獨我東方不受其害冠儒服儒得全禮義者實惟我

聖上至德要道幷用文武亦有我 大院位以大力量大義締贊治輔道衞正斥邪致有今日也凡有血

氣之類者孰不賛頌哉在丙辛洋醜之亂士君子比有倡義赴難之人皆操觚弄墨窮經纂史之士也本不習武技而猶如此也況以吾輩講韜觀德之士反在其後誠極愧恧也今此慕華舘卽一國武士首先之地故憤筆裁書揭付壁上俾觀感而響應幸望僉射員一一俯覽之後會議勒石立于塲內追仰當日未赴之義以爲億萬世永存之地千萬幸甚

赴役日記

聖上卽祚之二年乙丑夏乃營建　景福宮都下人民莫不欣欣然願赴于役畿內郡縣亦相招招而來

役者如歸市在遠道者未能身赴由於路遠而不得盡其誠也此距 京師二日有餘之程故亦閱屢月不能振起而躬之也鄉田同井及築場納禾于茅乘屋農功告訖一日宗族之不期而會者數十人齊聲相與告曰人之生世間起居服食莫非 君父之所賜以吾宗承氏言之受賜於 君父而所以報答者爲幾何也未嘗以文武立於朝無補闕獻緘之勞只以貢賦稅爲耕野之職而已也當今

聖上誕承丕丕基經始 法宮而營之惟 國之勑擧也爲民而不肯堂不肯搆則周民所恥盍歸乎來

其各營辦需用之費從子來之後分鑿鐇之勞僉運礎之力每當農隙則如是一次而限落成以俾蹈舞懽忭之忱則庶可爲報答昇平之萬一也皆應聲而起告縣官而行

呈本縣文狀

伏以我國自有檀箕之舊基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式至于今六典修擧百度維新乃有 景福宮營建之擧朝野慶忭士女蹈舞莫不樂赴於事以選丁力穡之民欲伸子來之忱今當農暇願赴于事將以每一年一度限畢計料而 禁闥出入之際恐有防礙

故玆以仰稟特許題音以爲憑考於　營建所之地千萬伏望

題辭

所訴嘉尚云云

寄生梧桐記

文廟後壇杏之上有梧寄而生長可尺國人來觀者蓋億萬計皆曰異哉梧也大凡植於土而敷於地者樹木也今根於杏之皮而生者有甚麽理義歟余曰是自西周岐山之實而有鳳啣來生於此而著奇祥也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天地文明之運自造書之日

而作至唐虞而大之根固於夏培植於殷大備於周
於是周公孔子之聖作運與道合塞乎天地于時鳳
鳥至而鳴於歧山之梧周道衰孔子沒有異端者出
楊墨之徒横行於天下孟子作而辨異端辟邪說繼
之以戰國亂極于秦而幾乎絕矣漢興而崇經術扶
植不熄之運黃老者闖發之又有佛子者始通中國
熾于晉隋唐運極否而道不行韓愈文公得碩果之
陽作佛骨表原道而鳴吾道於世伊後則無闢之者
久矣宋德隆盛濂洛關閩諸君子出繼千五百年不
絕之運而長大之斥佛法而使不得行于世既而宋

祚盡而運隨替擧天地盡在荊榛中天道循環無往
不復我
太祖承檀箕之遺風易羅麗之舊俗大開文明之治
斯道之運從而東乃樹杏而壇壇之前爲　文廟
列聖祖宗于茲而取法賢士大夫于茲而矜式在
正廟朝有賊臣輩潛懷邪書而來轉相斆效乃誅其
學邪之罪而火其書不幸邪類漏網出沒世間又復
漸熾乘其迷暗因其高明莫不眩惑幾八域遍皇天
怒之乃縱　大院位立典刑而盡勦滅崇正學而爲
標準文明之運由是泰而吾道明於是天降之祥鳳

凰出於東方至于岐山啣梧之實而植杏之枝是梧以象周家之運杏以著孔子之道俾寄生而見其祥也運與道合垂象於杏梧相寄者實由義也而理亦付焉其將我 國從今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矣何必曰異哉云也衆應曰信哉

移輀室記

景福宮成左社右 廟前朝後市從而一新員百代之盛擧也都人士女莫不觀瞻而胥慶忭余亦杖策扶病而從至 御衢丁字檏當中處有亦杠素索刻于前驚怪而問之乃輀室也遂以杖指示于人曰彼

何地曰　禁門也曰此何地曰　蹕路也曰然則何爲留不祥不潔之物於此而莫之知避也又執道之人而問之曰有不祥不潔之物而置諸君家大門之外則何如也曰則將移之曰何爲視　國家不如自家使輛室留於　禁門前　蹕路上也如是諭說者久之未嘗有信聽者有李德順者聞之歎曰此雖微細之事亦足爲爲　國家之一端也人有苦心而無人聽從乃至於今日哉卽往見掌輛者而說甚詳掌輛者驚懼稱謝卽移室于松橋川邊而淨其地時戊辰十二月十九日也余嘉其李德順之勇辯掌輛者

之果斷識其顚末如右

萬里峴記

萬里峴者都城西南隅小麓也自人王山而下其氣磅礴其勢逶迤爲五峴（慕華峴鞍峴圓峴武峴萬里峴）此爲居一是國都之白虎也登而眺長安俯江郊控宜若高矣而不高是造物者經營我漢城之大基也豈一麓而泛忽爲哉旣爲我國都而生是麓也則豈不重且大歟挽近以來蒙蠢小民或耕之以破其顚或鑿之以傷其腰無完氣勢如前日者甚而穿爲殤子塚纍纍然皆是古語曰殤塚之毒甚於長塚借使長塚有一於

此則固無傷也是不害於朝拱之勢而耕者鑿者從而禁之破者傷者隨而補之矣特此纍纍殤塚不啻爲毒於所照之地其於觀瞻之所大有所欠焉者故多端立言以期禁斷終不見信於人此其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者不我欺也哉

重陽詩序 辛未

余索米長安經年不得歸在戊辰之晬日妻孥爲飾喜而來得蝸屋於 貞陵洞因僑居今夏之月洋夷侵犯草芝直欲倡義勦滅無人響應力且衰不能振每得 朝家儲正斥邪之文蹟輒述以文叙當日未赴之懷今日是重陽佳節也有親朋携酒而來相與劇飲披見案上述字之紙而曰君之平日事親以孝賓興於鄕今老而移於忠者槩見於此也余曰惡是何言也少而事親周遊山川常多離側于今飮恨亦

可謂孝歟不能奮勇赴義殲盡彼酋共戴一天起居飲食安如平日亦可謂移孝於忠歟遂拈出四韻自敘所懷以示不敢當忠孝之意而謝其過賛之厚眷

重陽日自敘 七律

敢言忠孝備於身謂我其人有愧人遯隱林泉空老士升平草野自來民外家闕里生知聖 孔氏外孫故云 世譜香孩立節臣 承氏系出宋翰林學士諱宮之后也 歸種黃花猶愛惜重陽雨露再逢春 迺日人渭叟承命周

附 次韻 并詩序

收拾篋笥中所存而附錄之散襍無統遺失

太半故不別序次如左

孔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孝者忠之屬也忠者孝之發也有忠斯有孝有孝斯有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忠而不孝者矣然而忠孝兼全之人不可以常人而希之也王祥黃香之孝可謂純至之孝而未聞效忠於其君矣季文隨會之忠俱是謇謇之忠而未曾盡孝於其親矣忠孝之人誠難得而遇也口體之養未足爲孝也承迎之誠未必爲忠矣是忠也是孝也豈於丁難養志上覲得矣如是之人余於今世見之矣關西兎山居士承渭

叟即古宋朝名臣之後而魯國 大成文宣王之外裔也年邁六旬而匪懈於事親之節自其鄕邑推之謂至孝而被薦於鄕貢之中是非孝而若然耶曁夫乙丑年間我 朝有經始之役而渭叟能鳩財聚徒以趨子來之義不忠而能如是乎丙寅秋島夷猖獗之際又募宗中義士三十許人挺身以赴國難事雖未就而其志則可尚矣是所謂竭忠之人也古人有言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然則渭叟之赴役與倡義可謂遇盤根而別其器也余觀今世之人或有事親而違志當難而徼

避者其視於渭叟也能無心愧而面發頳乎忠孝之人人所景仰故當今縉紳名士咸述其事颺之於詩而余亦忘拙搆韻備叙其蹟而以是爲序

俯仰乾坤不愧身君今忠孝兩兼人家聲海左淸名士鄕貢關西俊秀民可矣事親知肖子能於擧義是忠臣 聖朝擢用應非久書裏磨礱問幾春

唐城人 慕巖洪俊植

白首猶能濟一身紛紛榮辱付他人衣冠宋代曾華胄風雨江城獨義民大隱不謙鄰市屋高名殆遍在朝臣世間淸福都輸得麗水佳山四十春

牛峯人可石李鎬喆

忠義堂堂敵愾身身藏才器異乎人樂山自是非遊客隱市猶能作逸民外系昌平夫子聖先勳興國舊朝臣詩襟靜向書林卧子葉孫授壽域春

驪興人雲村閔觀鎬

言辭淳朴謹持身今世如君見幾人孝擧郡州升漢士役趨臺沼服周民諸家庭守惇宗意 先祖風傳仗義臣北浦舊緣西社在我先祖月亭公舊基在小北浦渭叟七代祖花亭老人舊基在大北浦嘗同避倭寇之亂故世講故誼年年愛看綠楊春

海平人壽石尹升求

書劒平生虛老身我東鄒楚有斯人一鄉貢舉知名
士千里委輸願役民誠以養親宜孝子勇於赴亂亦
忠臣只應他日歌招隱幽桂南山自發春

凝川后人朴英鎮

存其義節忘其身祖述孫承有是人渭水緬懷賓禮
士靈臺早作子來民仲連不死尊周老武穆重生舊
宋臣文藻家聲伊未墜疾風勁草長王春

德水人竹史李敏龜

茅屋數間托一身青雲遠跡白鬚人宋朝翰苑文章
裔海左衣冠隱逸民北關赴徭俱義族西風懔敵效

忠臣縱知誠意天應報只恨光陰六十春

亙湖李泰用

喬家不敢有其身以孝移忠共族人志趣名藏周渭老材機嘗試晉陽民去壬戌春當晉州民擾舍叔承旨公以各別擇差守令給馬下送時先生適同舍遂從往同苦屢月得治平其鄭邑之狀依扶之力常如在目故牵口而發之遍遊多閱林泉士博學從遊柱石臣花柳西城相問處月巖古木亦囿春月巖即舊基先生平日相從之園也曠感之懷自然不勝故云

東萊后人鄭寅燮

忠孝行兼檢飭身江山遊遍老成人誰知卓節思名祖可惜明時作逸民璞玉藏珍眹後士草萊淪跡莫

非臣幽花能耐風霜久從古東籬別有春

完山人竹樵李會錫

孝則必忠可立身從傜倡義古稀人茅廬無績經綸士草野獨吟慷慨民渾世同稱尊達者千秋多感盡誠臣勤功自在榮華日雨露花開萬樹春

錦城後人林宜鎮

回頭相問不遑身吾亦風塵竭力入洛城近日知名士巖穴當年隱逸民義理會溪追大聖公論先立戴諸臣盡忠粵自齊家孝頌得東方萬歲春

坡平人龜山尹有榮

衹念君親不顧身惟純忠孝可師人當年海防辛勤
士不日靈臺子赴民曰首堪憐衣布客青雲跰作補
袞臣積修想有容蟠路雨露恩天別是春

驪州人綾湖李允鏞

現在塵寰骯髒身傳家忠孝月城人月城免山舊號藏名書
籍总浮世托跡漁樵作細民曩日從軍皆是旋新宮
赴役莫非臣七旬容貌猶難老酒後長留藹蔚春

唐城后人洪斗泳

兼全忠孝一孤身近住城西俯仰人粤自湖山周覽
客通鄰井市太平民家督益壯同來族邑務明知勸

送臣黃花莫恨重陽晩淸渭應須麗劉春

達城人楓邱徐崋輔

孔夫子有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毋邪詩者言志而志之所發也故感發善心懲創逸志者良以此也北浦隱士渭叟子者其孝師曾子其學似韓愈其行義董生孜之其教睦張公如之也余與渭叟契莫逆故得知平生實行有如此之詳且細也去乙丙之間　國有經始之役繼而有師旅與其族二十有九人攻之成而倡于義由是而推諸其平生則孝也學也行義也敦睦也斯可以知

之者矣嘗有其友善者常欽歎而贊美以忠孝也渭叟自以謂不敢當作詩以自叙有若解嘲詩也轉相傳誦播諸一國知渭叟之爲何如人者莫不和之此皆由於平日之感義中公心上做來也和詩之志斯可知矣志之所以言一或有過贊而悅之則是思之邪也而和詩諸君子皆不至於阿其所好者況與之交而善之者乎今之詩亦可謂思毋邪觀此詩者其足爲感發而懲創也歟余實俗儒也故其於記誦亦不能而至於吟哦誠不能也然於此詩有不可以不能而辭謹和原韻恭俟斤

正云爾

酬韻難言卓異身當塲誰有此同人飛魂夢擊風波
賊舉義名存宰士民泥屐多年城下客獵車何日渭
邊臣黃花持節霜前晩剩得光陰又小春

廣州人三於李蕙來

聞說寅年獨奮身同心花樹幾多人功名未必榮塗
士耕鑿奚徒喊世民儒道斥邪元有數邦家當難豈
無臣先生先生吟罷東籬菊歸去鄉山不老春

德水人梧史李碩永

先生憂國不知身義旆寅季共族人緬憶香孩功顯

祖曾趣洛邑意和民菊應同趣樽前士芹亦如誠野外臣氛祲那能侵我域青襟猶誦杏壇春

完山后人李喆宇

吾之畏友德湖者隱居行義之士也問其有師之者乃北浦尊師渭叟先生也於是與德湖秣馬而從于北浦至其鄉鄉俗淳入其境境路邃其一山一水合有仁智者居焉踰峻嶺渡大川幾度艱險而入始北浦閭也及登其門屛先生適不在座乃題鳳而歸其明年丙寅洋夷之變聞先生倡義之行宜有邂逅而時因余之僑居于湖西亦未遂又

明年始得見于城西小窩曰我舊居僅一亭許因其相近而數相見得知先生實行而常恨其未有著述以光于世是歲之重陽因故舊贊美而自叙以詩莫不和之者余亦道其事而繼之以詩

若非三十一心身誰有安危自願人并起風塵忘死族施還烟月好生民雄才何必漁樵老竭力可同文武臣敬仰吾師忠孝節曾中長在四時春

南原人巢石梁鍾憲

先生本是布衣身忠孝芳名始播人草野加鞭千里馬風塵倡義一家民生心狂帆蒼波賊敢敵淸旗白

面臣繼脉傳來夫子道深誠竟有拓邪春

達城後人徐萬輔

不富家中德潤身居常處事果高人平時難結同心友義日何能一姓民若使名聲聞博士公論史筆配功臣重陽華韻回頭問益壽恆心幾度春

夢巖林圭鉉

忠孝之間總許身多多近日願從人義場無敵同心族役院忘形竭力民白髮歌清堪野老丹心誠積慕良臣城西塱塱先生宅風雨聲清抵暮春

平山后人申鳳來

壯哉田間倂起身千秋史筆始開人若非禮義文明國焉有賢良俊秀民當日兵前鳴劒士多年林下讀書臣燕忠孰不和詩贊追呈壬申三月春

完山后人李泰儀

苟利邦家不顧身吾東晠世見斯人從來京洛遨遊客自是鄕園稼穡民斬將褰旗知壯士斥邪衞正慕良臣高吟好値陶籬菊滿眼西風獨也春

永嘉人竹坡金德均

余嘗讀子書有得乎聖人相人之術有曰粹然見於面㬥於背施於四體有光又曰觀其眸子人焉

度我在睟子瞭焉眊焉之如何耳常遊洛社相人多矣試之而無不中適於丹邱旅舍見一老人當面則己是粹然爲長者觀其睟子瞭然而異諸人及其退而歸背缺而體有光眞當世君子人也遂攙執袂而與之交乃素所聞知者月城倡義之人承氏族而海西興孝之賓命周甫也號爲渭叟子者子眞是耶顧左右而言曰聞若人之聲望而常欽歎願一見而未由得者久矣今乃以聖人相人之術得見於此日其可曰有諸內形諸外而有志者事竟成者如是己也其知渭叟之爲天性孝行

兼全忠義者者莫不以重陽自敘韻和以詞而美
之余亦賦其事而興其辭
俯仰堪輿渺一身有能忠孝是爲人忩年幸我後生
友今日見君先覺民行六興賓知肖子達三無爵亦
賢臣黃花自是凌霜節零落寒天獨也春
竹泉李秀鳳
可惜吾邦老此身傑驁初見不羈人宋朝淸節繩先
祖朔野雄聲隱逸民晩季山水優遊客往歲風塵倡
義臣廣張大鈞經綸富窮達淡期八十春
潘南後人朴鴻陽

蹈火赴湯不顧身堂堂三十一門人賓服西夷材可將子來北闕力惟民八路無荒知義士九經有祿報忠臣赤城閑漢聞驚歎百世遺芳獨有春

慶州後人金命信

赴難心是赴徭身三十人中第一人試看門闌敦詿族推知邦國效誠民跡遊翰墨欽先聖業繼箕裘慕節臣莫歎重陽花已老東風應見拔榮春

完山后人李重德

不佞是遠方迂士也常株守桑梓之鄉未嘗遠遊不知何如人於那裏在也而特有孝行經學之士

則由傳播之聲而得知之也迺年憑海西來人而
聞知渭叟宗氏薦於縣而升之州常欽慕在乙丑
而我　朝有經始之役渭叟與其門中二十九人
趁赴於事其翌年　國有海浪賊入寇之變又並
唱義聲而起自任防守此皆其時本縣知府文蹟
之可徵者而鄉人之所以傳播而取信者也聞北
浦有九潭而有名忠臣者鍾是潭之地靈而輩出
如此三十人歟隔在嶺海但聞其聲不見其人而
心自歎不能從其後而親炙之也只敬仰不已適
憑族姪在鎬知有自敘詩而多有唱和者謹具巻

謠以叙情話尾之於後

九族同心便一身推忠知孝尚其人無徵世閥曾華
胄可惜林泉作逸民平日自爲行義士當年豈願錄
功臣九潭流水鳴何意將帶家聲響萬春

宗下生顯胄

吾宗承氏散在八域者不甚多人指以爲稀族其
於稠會之地由是而難遇也于今秋赴擧 京師
得聞有渭叟宗丈即日往候以叙情話至問何以
而敦睦也渭叟示以一冊子曰但見此書則吾家
敦睦槩可推知矣余敬玟之卽其季來所述事爲

實迹就其中二十九人立義皆如渭叟之爲賢也
世或知有渭叟之爲賢而誰能知有賢於渭叟者
二十九人在也至重陽自叙詩洛社諸公莫不唱
酬余欲尾之於後而雖非嗜業謹效巴人之唱叙
之以序

花樹萍鄉便許身泒源俱是一家人平居事業經綸
士爲國誠心畎畝民見義爭趨同志族有詩唱和在
朝臣相傳古宅餘喬木子葉孫枝蔭滿春

宗下生在鎬

爲國猶難倡一身況夫三十一門人丙寅秋月登城

士乙丑霸風鼓馨民名下元無空老士義中必用積功臣詩歌剩得重陽節愛日先生意似春

遠城后人徐瓚淳

城市山林老此身無非無是這中人一心瀅澈渾殊俗萬理通明普濟民德行誰知今孝子家聲猶襲古忠臣嗟吾奉誨時云晚宿雨殘花正暮春

全州人南厓李寅皎

心全忠孝不謀身一念平生守分人風雨多年花下老農桑古野月中民家聲不墜忠君節詩贊連吟輔國臣（指醉箕洪判書之詩而言）白首先生無恨意今季又守洛陽

春　　平山后人申聖欽

乙丙年間不顧身一心忠孝兩全人江城風競勤

王士　宮闕雲連子赴民世德曾聞登宋史嘉名叟

合作周臣家徒四壁今而已大隱生涯六十春

完山后人李重慶

先生本是卧雲身京洛遨遊閱幾人移孝於忠非世

祿好文而武豈村民謝屐青山知曠士陶籬黃菊托

名臣一樽相對情無限白髮蒼顏分外春

靈州人青岳申鴻模

我師居常教人之恒言爲人之道生長　君父之

國忠孝二義勉力勸之矣如是乎乙丑季間我
朝有營建之役同携一家三十人以趨子來之義
丙寅秋又當洋醜之變倡義一家三十人白衣倂
起緬憶竭力爲　國之忠果是先生平日之大義
也門下今日自愧難免面牆之立而又示唱酬集
先生之唱縉紳名士諸君子之酬無非瓊琚忠孝
大言也進步書生本踈文字忩拙搆呈恕覽續末
是所望無廉之願也

白髮三千獨老身爲忠爲孝不遑人幸生禮義昇平
國好作農桑逸樂民雨露霑心眞野老風塵竭力果

朝臣斯門杏樹長如許花柳城西幾度春

忠州人學海池啓源

以孝移忠自奮身赴湯義氣振西人傾扶鰈域千季
國屈起兎山十室民今世嘉名周渭叟古家清節宋
朝臣子來京洛宮功執復見靈臺萬歲春

咸陽后人朴在毅

倡舉堂堂各忘身君家三十是何人忠惟義簿田橫
士孝則心推大舜民萃在一門尤罕事登庸他日盡
賢臣黃花莫把論稀種也到開時竟有春

東萊后人鄭昌默

風雨江城不顧身西來指顧一心人從古吾家忠孝士況今王土化恩民燕毛鄉黨昇平老雷口京師解擯臣堪憐渭叟需時晚八十爲秋八十春

達城后人徐相濂

剛明溥愛謹修身力學精專覓理人飽眷溪誠眞孝子奮從倡義果忠民傳來母訓魯司寇習慕先風宋直臣景仰高標淸韻致儼然如坐一團春

晉州后人姜尚欽

勃鬱風襟一出身詩中始得意中人丙秋倡義紆謀士翎野移居利遯民志趣渭濱周大老家聲薇院宋

名臣晩年尤樂佳山水淸福無量六十春

全州后人李象翼

吾心有得潤吾身大地之東自在人孤姓豈無超世士隱蹤誰識樂天民卓然本是忠兼孝可矣斯眞子與臣何必重陽嘆晩節滿懷拍拍豈非春

坡山人醉隱尹烈普

自家而 國各修身出義赴公三十人虜畏崩騰同漢旅子來經始亦周民幸逢斥異崇文日好作含生莘土臣忠孝一門足爲法妖氛淸廓我 王春

原州人倉嶼邊膺奎

白髮三千老大身爲家爲　國事師人優遊山海文章士跧伏林泉隱逸民烟月康衢歌壤老風期渭水待車臣重陽敘話渾和氣六十光陰盡付春

全州人一泉李時善

茅屋城西獨立身門隷忠孝可爲人蓋銀渭水經綸士道德林泉隱逸民外闕承繩魯闕里世華傳自宋朝臣恒心正合洋夷斥千載名垂竹帛春

坡州后人尹弼鉉

怡然白髮布衣身忠孝隷全有一人赴役　福宮巖穴士卜居仁里化中民文章追慕魯鄒聖門闕令傳

宋世臣渭叟先生通物理優遊方外任靑春

完山后人李正宇

夫聖賢君子之德配天地太和之氣而能發育故草木之無情亦隨感而著其祥也是以唐堯明峻德而光四表格上下有屈軼蓂莢之草生庭又如周公廟之模孔子墓之楷莫非聖人德化所感而生者至於鄭康成有詩禮之敎有草生不其城亦名書帶此亦無情而感不種而生者玆非其祥歟渭叟先生因 大院位斥邪之義而演之繼孔夫子正大之道而衞之是年有不種之杏生于庭者

三天將以是杏著渭叟演義崙道之功而降是祥此適在文廟壇杏之上寄生梧桐之日故推而可知者也寄生梧桐與自生杏樹無乃德配天地太和春氣而發生者也哉渭叟嘗有重陽詩尾聯以黃花自比而謝人之愛惜余則尾聯道自生杏樹以和之有以明夫渭叟之德云爾

風雨聲清竭力身升平蹈舞幾他人信知十室無多族將就千秋倡大民何限當時稀姓氏不憂來日有名臣天然物理先生德杏樹方生發育春

同福人德湖吳致相

一肩力分三十身爲家爲　國有斯人湖山極目生
初月草野餘音治本民招隱歌和巖穴友表忠筆寫
玉堂臣心田種德生花發萬紫千紅摠是春

全州后人李完城

夫爲人之實行而撰述者一有過其實則自愧于
心矣况其當之者哉故語曰惟郭有道行狀則不
諱世之如郭有道者幾希矣不佞年過三十交接
許多常恨其未見有其名而稱其實者矣適與海
西士人評論其風土人物之盛至經學孝行幾人
之爲何如也皆曰近世孝行莫如吾州之士承氏

老人也遂搜問其實則乃鄉人所薦升之州者渭叟先生也其後得見其處世交人也久而敬言而信但未見孝行之實也於乙丑 營建之日同一門而赴于役至丙辛年間有洋夷侵犯之變率其宗黨而倡其義述其文字而敘其志玆豈非平日事親之誠孝移於忠而爲 國家者哉只自擊節歎賞未嘗有著于文而褒于世也有重陽自敘詩當世士大夫莫不唱和而贊美之不佞亦欲尾諸華軸不可以四韻盡述其事故以敘所覩記如右斯可謂不愧而不諱者也先生以爲何如也哉

慶忭忠難赴曰身一心爲　國有斯人兵家或有雄才子草野稀闡大義民瞻首光陰周渭老黃花詩譜宋朝臣重陽唱答千秋曲恰似欣情每日春

江陵人丁山咸衍澤

孝可移　君義奮身辛今東土有斯人奔江百里征西將倚斗中宵望北民千載由源名節祖一生有恨布衣臣時平無事經綸老淸渭烟波萬古春

河陰後人田稔祚

爲　國爲家不有身孝哉人也德哉人唐虞以後馨香世懷葛之間樸古民有置田閭眞義族雖居畎畝

亦忠臣此詩他日當編史扶漢誰知隱富春

延日人花田鄭泰元

兼萬千人德一身人間豪傑見斯人江山風月遨遊
客禮樂文章自淑民豈但張公敦厥族應知呂尚學
焉臣如何相見如今晩白首紛如七十春

密城后人朴衡壽

一鸐鸖袍覆鶴身蒼然古貌古心人崇山妙契喬松
友熙世曠襟懷葛民薦郟聲名登郡國聯章詩句集
朝臣相看短髮灰雄志白屋同憐絳縣春

達城人斗山徐惇輔

自言黃菊是前身獨傲風霜淡泊人何求培壅隨流俗不願繁華作逸民愛名多識當時士有志能成晩節臣歲暮休嘆無見採鄉籬猶擅別般春

達城人柏齋徐綺輔

蒼松其質鶴其身軒昂風儀自好人囊貯道書觀至理篋多詩秩作閒民非徒海郡知名士曾是江城敵愾臣嘉號期同渭川老竆通留待八旬春

韓山后人李承者

海之西月城縣有一老人自號曰渭叟胃襟磊落對人罕言語其操履近古而不染俗余自弱冠契

托忩季文之厚而知之熟矣孝子哉若人家貧而耕且讀養親盡其道在昔縣官聞以嘉之登諸郊薦其題曰在鄉稱孝抵老安貧是吾先人指也孝乃百行之源則蹟其生平餘何叚贅日者渭叟過我袖出若干篇詩文以示之曰此皆當世賢士大夫作也以孝而褒颺我以忠而奬詡我其鏗鏘風韻雖爲吾子孫寶藏之資其溢美言辭則心甚愧怍不敢自居余應之曰子勿過辭爲也子旣孝於親矣可無忠 君愛國斷斷之誠乎孝則忠忠則孝本是一理而亦不云移孝爲忠乎 國之有大

役也募丁壯而效靈臺趨子之悃 國之有外寇
也聚宗黨而慕白衣從事之義曷不休哉古語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
君然則爲人臣止於忠何必出而仕立身揚名而
後然也嗟哉渭叟之孝且忠也渭叟之號蓋何爲
也無乃姜公望老於渭之意歟姜公之釣渭也俗
所稱窮八十而及夫文王之卜匪熊匪羆風期暗
親至有牧野揚鷹之勳封于齊七十二城豈非達
八十乎今渭叟之年行將八十矣窮固勿說須以
姜公八十之達爲多生自期則奚特其爲壽己也

余以是祝之續以原韻和之曰

聞善猶難況見身惟忠惟孝此其人制章當世飭躬
士義旅前季趨役民宅相淵源尼父聖家聲炳爀宋
朝臣似吾倍切欽嘆意傾盖逢迎二十春

坡平人紹松尹奎炳

一片丹心七尺身超然高出世間人驚濤萬里迷西
舶貫勇三軍倡下民文武備材崇道德安危有義講
君臣幸逢海內昇平日無恙寒花雨露春

唐城后人洪英植

聞道當年倡義身兼全忠孝果斯人躬耕北浦高名

士樓息西城大隱民辨辟能承鄒亞聖忠良善繼宋

名臣雍容形貌怡愉色和氣平生自在春

光山人細村金在斗

先世餘風尚在身卓然節行異於人儒仙緣業林泉

士耕讀生涯畎畆民壯志誰知白衣將大名不讓青

雲臣那能三十心惟一花樹高門摠是春

完山后人李容奎

世間忠孝兩全身俯仰乾坤不作人洛下烟霞高隱

士海西風土化來民堂堂外系傳尼聖赫赫先勳佐

宋臣爲是花中君子菊寒香晩節尚含春

坡州后人廉郃煥

六十一歲晬日 戊辰正月十七日 述懷 七律

桑蓬初意覺分明白首心猶赤子情萬事經綸當老健六旬日月抵時淸守成門戶須宗族遊覽湖山隱姓名當倍悲懷還有慶幸同

聖壽適吾生

附 次韻 并詩序

和重陽詩而又和此韻若並錄則恐煩重疊故一切刪之只此附刊

爲孝爲忠見得明六旬無攺少時情仙風己著鬚俞

白佛相亢稱眼目淸跡遍域中多好處身遊物外廉
浮名孤燈峽屋懷靡己愧我常談只老生

又

閱歷多多白髮明優遊方外任眞情不知旅苦勞鄉
夢悉意冥搜愛境淸一子四孫家有福六旬三代世
皆名看君享受宜如許忠孝存心畢此生

醉簑老人洪在喆

昔我先君子蘗山公館于楊門之山齋也余常侍
立于側時纔童年也一日有一儒生執贄而來進
見我先君子容貌奇偉語言莊肅先君子見而異

之輒心許之因留九個日而請歸侍越明年上元之翌朝拜先君子遇之如初問曰汝有表德乎曰小子年未冠且愚昧蒙蠢冠之時未字之也先君子哂之乃大書滑叟二字而予之曰汝旣名以命周字以滑叟似可矣仍曰將爲汝之堂號無耶嗚呼吾先君子易簀是後但有先君子呼滑叟之餘音洋洋乎餘在耳而不見其人者于今二十有餘季矣適於白門外徐友舍見一老人鬚髯皓白宛是初見人但儀容甚熟相與熟視之久徐友笑曰相與稱道甚盛而今無一言相敘何也余驚異而

問之乃少時故人承渭叟也卽握手涕泣而道故
舊時戊辰夏四月也追而前三個月元夕後二日
是渭叟六十一歲壽辰也今渭叟有子一而才且
賢有孫二而奇又妙是後之生者不知爲幾人賢
不肖也但渭叟有子有孫皆得如渭叟之賢則承
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見先君子所愛敬之人於
久阻之餘相老白首居然爲杖鄕之人尤切感舊
之懷遂敘諐昔之事而追和壽席韻以賀德門之
慶云
今日相逢眼忽明有情不見似無情欣知小屋長鄰

近多賀高門受福淸德與齒尊天降爵忠兼孝篤世稱名先君書字還如昨六十居然老此生

完山人小葊李晦永

正粹錄卷之二終

正粹錄卷之二

後序

禮曰移孝爲忠當事 君之日如事親之道孝可移於忠然草野韋布之士未嘗近 君則雖有貫日之忠將安所施今渭叟方外倜儻之士也問其跡則無懷葛天見其行則尾生孝己鄉黨士友推之而登郯章縉紳章甫聞之而托交遊對人言不設畦畛常有爲 國一死之志輒見於言面往在乙丑春 正衙重建之日聚族於斯樂爲之趨事又於丙寅秋洋醜犯境私募三十義旅亦皆門中人也其抗義大節未

嘗少遜於以國事爲己任者也劉向傳曰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曹子建詩曰心馳輦轂下其斯人之謂歟篤於百行卓乎一節非夫夫之所能及遂敘其事而弁于卷

上之十一季復月月半坡平尹滋命題

正粹錄卷之二

跋

處林樊而講經濟制笠轂而敦詩禮心與事若相不秤錘者乎而舍此不由則直一無經之綸不畀之尺耳余讀渭叟先生正粹錄淡有所觀感焉在家而盡孝友之道爲 國而奮忠勇之氣勅學而贊衛正之功士或有一於是庶無愧于古人而今先生兼三以有之其自許也便如寒裘暑葛渴飲飢食之易者然如非平素蘊蓄得力之正且粹者其何能擬議於玆乎是以名士碩儒之以詩文奬許也不翅若自許之

勞謙而闇風者亦莫不許其許焉傳曰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靡
斯人歟其斯人也將編諸梓壽其傳書于末以歸之
肩侯神詣乎經濟詩禮之君子云
崇禎後五甲戌陽復日竹城安光默跋

修信使日本往來記
一冊